

山
海
關
志

山海關志卷之一

角山詹榮終輯

地里一

沿革一之一

山海禹貢冀州之域厥地偏東北天文應尾之
次書曰夾右碣石此其方也虞分爲營州地商
屬孤竹國周屬幽州春秋屬山戎戰國爲燕分
秦罷侯置守以其地屬遼西郡漢爲陽樂地介

臨渝涪陽之東郡仍遼西以幽州刺史領之漢末分裂爲公孫度所據烏桓鮮卑續相侵奪三國屬魏魏亡歸晉晉永嘉以後慕容氏據之後入於拓跋魏氏隋爲臨渝關屬平州唐天寶乾元仍隋舊唐末暨五代渝於契丹爲隰州涪平軍治海濱縣隸中京大定府遼亡金爲千州元入瑞州隸遼陽大寧路距舊渝關迤東瑞州迤西世傳爲遷安鎮

國朝洪武拾肆年創建城池關隘命名山海關
內設山海衛領十千戶所屬北平都指揮使司
永樂中建都燕京列爲畿輔革北平都司直隸
後軍都督府宣德初調左中二所於遼東今領
八所云

疆域一之二

東三十里至遼廣寧前屯衛中前所南十里至
海北八十里至義院口關西九十里至撫寧縣

此延袤之大端也析而筭之東踰關七里爲關
瞭望地餘悉屬遼西南北三方雖山蹊沙瀨及
一市一廛多爲撫寧民賦地衛屯牧所散落計
僅十之一耳厥土亦惟艱哉於是乎鮮恒產之
家矣

山川一之三

角山脉自居庸古北喜峯諸山東迤逶延亘千餘里國朝俱鱗次設關隘障朵顏諸夷
部至是聳峙西海而長城枕之控畿甸界遼藩
部之鎮山也去城北六里雙峯峰向宛如角立

因名茲山之北直抵沙漠層巒彌望邈不可窮
矣主事尚綱詩雙峯疊翠倚雲端天限華夷是
此山蟠結已知根底固登臨便覺眼中寬關城
遠近荒煙裏草樹參差落照間更欲攀緣到絕
頂手摩霄漢望長安主事陳欽詩雲中一脉來
崑崙逶迤東指扶桑根蜿蜒盤礴幾萬里天馬
掛勒持箕奔渝關隱起勢猶伏累累聚米何足
論勾龍飲海叱精衛壁立千仞如繚垣丹梯白
石漢溟渤俯視六合低欲躡西望神京真驚
極環拱儼若朝至尊金湯設險自今昔海為池
水山為門眇予東南一腐儒承乏偶此司天閣
鯨波不揚羽書息閉關之暇思窮源朝來出遊
街小雨四月三日天微暄入山已覺芳意足薰
風初濕春衫痕野雲杳渺送雙睫顙氣下上相
吐吞翩然下馬坐方石長松落落吟髭掀項馬
義和速神轡白日忽破千崖昏山中風景朝暮

變不變者與天地存山靈愛客嘯還應百鳥戰
羽不敢喧歸來小憇北窓下此意可使終無言
主事汪瑛詩太行之西倚崑崙一支散出東盤
根踰恒帶燕跨無終灤河紫足挾以奔應有巨
靈運鬼斧六丁開蜀安足論層巒疊嶂限異域
參錯聯亘如樹垣龍行萬里得水止忽見大海
勢欲蹲起爲兩角特對峙崛強未肯相誰等因
天城池據其半山南海北嚴重門疇其始之此
技險中山異人來命閭承平百禩伊誰力飲河
克膺當知源蹇予弭節日多暇煩囂逼人思避
喧筍與客與一登眺蠟屐踏徧蒼苔痕蓬萊蜃
市隱約見冉冉墮日山爲吞千岩萬壑忽振響
颼颼風陣戈矛掀仰天搔首一長嘆滄桑變態
如朝昏歸路煙霞却回首翠微深處招提存塵
鞅羈人嗟未足西風莫教催市喧會須振衣歷
萬仞傲睨八極方歸言主事張愷詩一溪流水

萬山飛鳥歸雲去後還禁固應如傳野養
高雲不異商顏幕床慈悵心何靜秋桂春蘿手
自禁秋向深湫起幽滯老龍無柰厭人豪主事
黃子葵詩岡勢西來萬馬也兩峯角立此中存
蹇躓高處蹏天上復有同雲山石根山色最濃
潭著樹林風欲散半橫村翠微落官無人到待
曉鐘聲落寺門又詩古寺亂峯裏蒼翠狹絳
出城指郊路將賞恣所適史書苦拘束久抱山
水癖躋高力未倦愜願如有獲遠蹈想幽人安
得卜一宅徑微曲通樵蕨長亭可摘白晝鳴林
禽寒甕汲泉脉藤蘿紫崖樹懸懸掛石壁枉步
陟巖去天不盈尺頊洞視海氣光景相薄射
曠哉此時懷迥與塵世隔長風吹襟袖清肅萬
里客又詩愛爾栖霞名佳日春華中天高山氣
肅白露濕草藜寒葉驚脫木蕭蕭多淒風盛此
四時序秋節遂勿初君看羣羣理退者無成功

張留侯千載名無窮
柳霞復拓霞無以官
家主事劉序詩石墩環徽塞野寺射關城九
日黃花敗三山白浪平天隔非離地海甸提
兵多病登臺客殊方此日懷又詩官樓遊寶地
僧飯薦香秬山遠碧巖寺天關黃土營五關嚴
戍鼓萬井俯邊城塞國逢重九那堪霸客情主
事馬駁詩旌旆停春書登山笑口開雲淨低遠
樹石古亂封苔運轉高僧擁天昏候吏催感時
思公子懶下望京臺又詩伏倚珠林迥山光此
共君雲煙天外濕春鴈坐中聞芳草低休石清
歌響遏雲興濃軟野趣莫報日將曠又詩青山
暇日一登臨物候偏驚遠客心杳杳鍾聲玄霧
濕蕭蕭禪室白雲深東風滿地自春色幽鳥隔
林空好香西望燕城懷勝友何時尊酒共開襟
又詩擾擾晨昏為塔關東春驛望獨登山空塔
雨霽發清綠幽寺風微鳥雀閑對酒遙瞻煙冉冉

再裁詩俯聽水潺潺五雲飄渺燕臺迥拔筆班
生何日還又詩夙抱煙霞癖無緣脫鞅掌百慮
蕩內機庶事勞外像忽忽青陽暮遙憶山林賞
薄言尋溪壑所希絕塵網佳氣紛薜蘿寶地開
虛敞泉聲清且幽物色何駘蕩菱苔封堦綠松
露滴石響舉鴈臨東風悠然任來往長歌故徘徊
回古洞恣偃仰歸來憇空堂芳樹日初上又詩
人生常懷憂流光祗虛過逍遙對珠林忘形依
石坐鳥獸煙霞還猿穿藤蘿破雨霽覺風幽衣
冷耽雲卧不求東海仙願訪西山餓又詩玄雲
邈且夏飄渺緝園颺登臨一以眺上有白玉堂
堂中何所有一人披霓裳借問何所為誦經餐
霞漿夙懷慕真隱悠悠踰十霜相逢與下溪談
空殊未央山煙橫野碧洞林帶晨光泉水照禪
心松日窺石床幸茲寡塵慮詎復論圭璋又詩
攀藤披青磴徙倚陟在嶠生風紛斯下去天元

非貌極目望冥海冥海波淼淼回首俯群萃
峯一何小丹霞棲杳閣朝暉帶飛鳥地幽花氣
馥煙開山月曉前開猿猱啼後有麋鹿遠而武
興方閑煩襟滌未了忽見鶯與隼邀依青溪表
又見鵝與鵠高飛避繒繳嗟嗟名利流空向樊
籠繞少卿汪玄錫詩一片石何業截大海南來
陰山北下山海之交爾生其中補其缺員如王
鏡臺色似并州鐵山深無六月夜夜洒寒雪樹
裏長開蘭若堂峯頭直望黃金闕夏官司馬氏
為人太孤潔坐鎮山海森森烈烈隨行只帶兩
三人石磴不愁千萬折昨日我在平山營日暮
遙看歎奇絕天門地戶要開閉乃知信有堪與
說司馬肩輿約共登天公曉雨相攔攔相辭獨
自渡滄河回首偏愁聽鷓鴣丈夫意氣重交遊
賤子平生慕豪傑歷九疑吊三湘訪嚴灘探禹
穴他年南國定逢君與君共鼓中流柁進士谷

繼宗詩鎮寺艱危裏躋攀半且城中崖亦堪馬
廣壑自須驚徑石晚雲亂谿花秋水橫山僧戀
歸客林陳候吹笙又詩阻雨翻登寺披雲直究
靡行人與地主高致共忘機度樹蟬驚蓋凭欄
蝶喜衣晴風晚雙腋臨眺力慵歸御史聞人詮
詩寒山風葉靜晚眺海雲同好客聯秦晉高僧
悟色空虎頭南北峙鳥道往來通落日栖賢寺
談玄憶孔叢又詩好險真成癖登危興不禁禪
房高士枕鷄黍故人心去國應千里行囊只一
琴杖藜僧舍近鍾磬有餘音御史劉隅詩紫塞
雙峯接丹梯萬仞緣身危山入海目斷水涵天
錦石題仙篆青松覆綺筵不辭今日醉潦倒媿
高賢主事呂高詩山海神都會煙霞福地偏倚
空凌石接錫步金田蛇運一盤入龍宮萬壑
連虹標披曲磴樹秋落飛泉豁遠超三象虛無
到九天崇堂丹囂合衆寶紫雲懸碧沙瑤琤木

晴峯照玉蓮。法花巖外雨。梵樂霧中傳。遠岫瞻
齊魯。荒村俯薊燕。探奇多歷險。乘興若浮煙。塵
跡悲中界。幽心入上玄。山僧休避馬。解綬欲逃
禪。主事葛守禮詩。先春亦地角。載酒上層巒。境
絕僧初定。眸空海愈寬。松巖澄宿霧。暘谷發幽
蘭。恍惚見三島。飄飄欲羽翰。陳欽蕭顯聯句。山
頭春色擁春雲。約伴看山我與君。勝事肯教
忙裏過。塵埃只在此中分。載將杯酒酬佳節。
陳賸取松花醒宿醺。陶鼎漫和羹味美。直拚
清賞到斜曛。又詩。侵晨僕僕辨山裝。北去
叢林十里長。拄杖芒鞋陪舊約。澗泉野蕨薦
春芳。履端怡值三陽泰。休沐誰為半日妨。縱
賞不須愁暮錦。儘多高興入詩囊。又詩。坐
愛諸山玉墨深。地分幽勝絕氛侵。滄溟蕩漾
春醅潑。蕭蕭碧樹參差畫。景森漢使欲歸懷。數會
燕臺高築待。遙臨明年爲約重。逢處回首

茲亭記賞音圖又詩山開霽景曉雲收圖亭砌
平連天一限城郭分明雄鉅鎮圖蛟龍只尺起
靈湫隔林鍾磬初鳴午圖下界繁華不耐秋輸
却老禪無外想圖蒲團坐閱歲華流圖又詩大
地陽回氣鬱葱望遠遊目欵行驄圖登山欲紀
春衣換到寺都將塵慮空圖衲子歸雲還卓錫
兵曹駐節政觀風圖年來關塞後角山圖北十九
里高聳等於角山洞山圖去城北十里孤峯峭拔
以前後相望因名圖富兩山之衝崖懸空洞
倒蘸深潭樵徑紆引其下寺丞朱裡詩朝宴偏
涼汀夕渡洹河水洞山更在橫山東疊嶂參差
畫屏裏一逕入山腹窈窕綠青蘿上臨有頂拂
蒼翠下極無地皆盤陀橫者若雙峽植者如兵
戈高者疑雉堞低者同旋窩圖嶺岿亘古蟠地軸
萬象迫隔迷森羅大哉造化結靈異排空宛轉

如青螺神奇物怪互恍惚珊瑚玉樹交枝柯中有忍辱仙趺坐懸崖間左爲大迦葉右者如阿難拈花相顧一微笑點頭應悟無生關稜稜鐵色繡蒼鮮絕頂斜露天光怪我來遊覽當首夏綠陰啼鳥聲綿蠻探幽歷險畫秉燭十步九折窮躋攀同登二三子庸倖偕郡侯相逢邂逅總鄉曲文采光映珊瑚鈎索我賦長句擬刻西岩頭要令姓字與山谷同傳萬歲而千秋我詩不足珍惟有德者名乃留君不見先王禮樂不假石天下至今稱孔周主事馬敘詩索居懷古跡抱病起尋幽詩酒今誰共洞山慙獨遊蟬鳴邊日暮木落海風秋登眺思公手京華相憶不圍春山

自洞山入東五里山形四合若環堵都御史洪鍾詩翠幃螺狀四面高雨香雲

淡景偏饒始憐遲路稀車馬便覺林泉隔巾朝紅白花開桃李樹笙簧聲度燕鶯嬌尋常詩酒

皆堪樂莫怪淵明傾折朕給事中蕭顯詩山色
蒼涼海色寒朔風吹雪透柴關園春堂邃琴書
潤蔭秀園幽鳥雀間牧遂悠揚紅樹底僧居掩
映白雲間賞心未罷頭顱老十里嬉遊半日還
進士谷繼宗詩滾滾登丘壑飄飄意不停野堂
花自色闌塞草連青偶上望夫石獨來問客星
深林有書屋遺勒北山銘主事馬駿詩載酒西
風暮圍春幸此遊堂虛明月在松古淡煙浮石
徑猿空嘯魚梁水自流寥寥思海釣聞鴈倍增
愁又詩峨峨栖霞西迢迢洞山後幽幽園春堂
蕭蕭落丹黥結構一何密盤基良可久揚策調
樵夫築居者誰手隔溪笑且答云是海釣叟下
馬步徙倚登臨何所有門外俯流水活活春雲
白軒前仰踈松亭亭當窻瞻石堦封藁苔圖書
浮塵垢行庭匪見人佇立空搔首我欲為洒掃
洒掃無其筭我欲相賡歌賡歌無執女逍遙夕

陽下抵對一樽酒羅遲撫孤琴坐聽蟬鳴柳歌
茲林泉幽矢言輕組綬陳欽蕭顯聯句萬章古
木繞禪廬雲葉重重鴈塔孤醉依三山招海
若浩歌一曲動天吳野亭早構還來賞
翻秋搏各有圖何必燕然重勒石峴山遠刻
不曾蕪又詩勝緊吾鄉首角山天遺畫本
落人間晚來紫翠如添色春去尊壘肯放閒
洞裏野雲時出沒海邊沙鳥自遷還凭高便
有干霄志鶴駕清風豈易攀又詩亭子新
成占海山我來登眺一怡顏輕雷送雨過林
麓爽氣迎秋適字衮使者有時臨戍堞
僧無事掩柴關下看城市如棋局車馬紛紛
未肯閑又詩山中一日幾晴陰却稱詩翁
半醉墜夜月老猿諳閱教野雲孤鶴伴幽尋
愛僧未擬捐塵鞅為客偏驚急暮砧魚
鱗又催司馬去江湖廊廟百年心尖山

城西五泉山城西北十三里然面海下臨

潮河若平山城西北四十五里寺兒山城西北二十里

雲蒙山在寺兒山之右箭筈山城西北七十里

丞朱鍾詩三邊一色瑩無報箭筈峯頭景最佳

玉壁千尋橫鳥道冰天萬里接龍沙白連遼海

迷燕徑輝暗長城咽暮笳應是玄冥憐寂寞年

年來作黑山花主事黃景夔詩深山雪後擗層

層谷轉坡回路幾登日上林巖雲已失曠通水

閭氣鈴蒸夢驚遠齊舍窓入興在高寒報展能

天外群峯應未淡聯羣山城西南歡喜嶺城東

雙夫音句有人曾七十里歡喜嶺六里

又名恹惶嶺取或行或戍於遼者姜女石在城

去則悲回則喜之意名因有二

東南

入海一里穎出水面其形肖墳相傳蓋姜女哭

夫而死望於此編脩李學詩詩姜女何美烈真

心化作山海水有潮汐此心無邊還匪砥亦望

匪嶼可仰不可攀君看石苔齡千秋淚尚斑望

夫石海岸外八里在駱駝石城西南訖話石在

峯山東雙峯若雙松巖在角山勝水巖在茶盤

人立相對語然關之西勝水巖在茶盤

水自懸崖秦皇島城西南二十五里又入海一

石罅流出秦皇島里或傳秦始皇帝求仙駐驛

於此主事楊琚詩崩巍神山峙海邊始皇曾此

駐求仙羽輪飈駕今何在方丈瀛洲亦杳然古

殿遠連雲縹緲荒臺俯瞰水潺湲紅塵不動滄

溟潤芳草碧挑年復年主事黃景葵詩秦帝東

巡事可嗟恒山浮海自瑯琊沙丘遺恨仙人藥

蓬島田風弱水涯天地滄桑凡幾變咸陽宮闕

是誰家坡翁曾道花應笑安得廣州含笑花
外苗汝霖詩登亭試問秦皇島海上神仙信有
無今古幾人曾羽化乾坤何處是蓬臺伐湘不
恤千年笑驅石甘心萬骨枯丹藥未成身已死
長城那得久防胡主事篤守禮詩長城爭奈禁
宮胡不死神仙亦有無寂寞阿房深草木空餘
絕島伴金山嘴島城西南八十里
煙孤半入於海可漁

滾自直沽新橋赤洋東厥勢漸北如身之支東
抵遼通朝鮮等國南岸即萊州府界舊傳國
初滾運輸山索省錢布給遼今運道廢塞其海
濱店舍尚存去城南十里長城入焉主事楊琚
詩百川歸納豈曾盈無浪無波徹底清漠漠遠
天連一色沉沉皓月更同明晴涵扶影鴈初過
冷浸星光龍亦驚幾度臨流盡洲處雲霞繚繞
接蓬瀛員外張弼詩蕭藍波接潯藍天主聖

臣賢父晏然欲問吾家在何許鶴飛盡處白雲
邊又詩看海持觴酒入觴詩懷酒興共茫茫
然欲借仙入馬穩駕東風入帝鄉員外郎欲詩夾
道垂揚帶濠涯高樓睥睨壓煙霞平鋪鏡影風
初靜倒懸山光日正斜共傳浩渺容三島誰信
乾坤占一窠醉後不知天近著馬蹄撩亂起圓
沙主事尚綱詩常年来向海邊頭蓬島仙山何
處求潮汐奔騰坤軸走波濤洶湧雪花浮憑欄
對酒看無厭倚馬題詩詠未休沉醉漫思張博
望乘槎共到月中遊主事尚綱詩綱之弟浩浩
滄溟濶茫茫宇宙幽順流通百濟隔岸近萊州
王穴鯨迴浪沙灣釣艤舟我来真壯觀長瀾滾
門秋教諭陳燾詩欽之父海上初來慙素聞摩
挲老眼看龍氣却疑天水渾無辨翻道洪濤此
未分抵蕩北山成鉅險紆連東服靜邊氛鯨吞
杯酒笑相對取暢高懷倚暮雲舉人陶成詩眼

見滄溟豈耳聞就中勞我思氤氲魚龍託處春
 秋遠日月得沉晝夜分不責細流深亦大盡容
 群蠢亂而紛蓬萊方丈應成約往御長風駕紫
 雲主事陳欽詩勸澌茫瞰此亭望中雲水蕩
 空溟古今獨有玄虛賦天地仍留混沌形鯨浪
 捲風朝北極龍池將雨下東溟解遊我亦誇奇
 絕吟倚蓬山萬丈青又詩天盡東南一水看地
 連西北擁長安龍宮貝闕蒼波迫震雨靈風白
 晝寒萬里金湯何處險百年襟抱此中寬鵬搏
 又逐秋風起欲向青霄借羽翰給事中吳巖詩
 渤海汪洋氣勢雄極眸無際接長空風掀地密
 蛟龍吼孤揮天河牛女通弱水鱗翻波是錦扶
 桑日出浪流紅徘徊忽得源頭趣物我超然思
 欲翀主事汪瑛詩虛亭倦數百尋崖萬頃茫然
 望眼開天下衆流空說水濱川一蒂敢論才噎
 極地底龍疑孔變幻潮頭蜃有臺爲向麻姑仙

子語祇今幾變起黃埃御史施儒詩偶與仙郎
約相携出郭來有亭臨澗渤無客跨蓬萊水氣
薰殘照潮聲殷怒雷大觀當作賦愧乏子虛材
又詩萬里長風吹几進金吾邀客上城顛旋枚
海錯充盤釘坐愛潮聲沸管絃姜女高墳明積
雪秦皇孤島起寒煙壯遊何用生嗟惻萍泛悠
悠歲莫天主事黃景夔詩東傾之北北之南不
盡川流此注函一碧直看天共遠空明如鏡
相涵力浮厚地形相附光吐雙九手可探道理
若論觀物外南華秋水幾人泰又詩海上亭連
城上樓羽書無警靜邊愁使旌動日天光霽水
物呈靈蜃室浮外國清波煥望德西山佳氣
辨神州此遊本爲紆籌筆不足人間汗漫遊給
事中蕭頤詩入夜潮聲十里聞氣連霄漢自氣
氤舟航兵越長風便襟帶幽燕孔道分岐在空
中吞怪物蜃成樓處見妖氛有時三島開晴霽

彷彿群仙擁絳雲又詩險帶重關控虜營百年
民物賀升平蛟潛水國精靈異鯢起雲霄羽翼
生親見舟航來日本人傳溟渤共占城幾回對
咏滄浪句毛髮森森徹古清副使熊相詩塵韁
暫脫傍鷗群話久杯深覺漸醺怕聽濤聲喧鼓
吹錯將海市認浮雲鳥啼花落秦皇島月白風
清姜女墳往事仰天成一笑嗚嗚流水不堪聞
員外方豪詩青海茫茫望轉明陰風不動夕陽
晴一時平定皆天意人力何能爲重輕又詩遙
天接處元無岸初日明時亦有涯塵世終難安
捧我乘風便欲訪蓬萊主事劉序詩關門令尹
關初爲曉秋直上望洋亭長天一水登萊遠斜
日萬山爲嶼青雲霧虛照胡鷁齊魚龍出沒海
風腥孤槎奉使秦川客獨凭危欄歎泛萍主事
馬駁詩幾年偈欲訪蓬瀛此日相逢共濯纓雲
出海天連瞑色風來遠近帶潮聲傳盃不盡衣

冠興浴水遙看鷗鷺輕寄語塵寰奔走客早來
此處學長生又詩客子當春暮相邀眺海亭雲
連萬頃碧煙霽數峯青對景成嘉會臨風欲倒
甕旆旌歸去晚潮上不堪聽又詩海上饒風景
春風載酒過雲煙浮几席水氣濕笙歌鴈暖低
關塞花香襲綺羅勝遊覺興逸同醉去如何少
卿汪玄錫詩海上高臺得暫臨望洋初慰此生
心龍宮珠貝千尋暗蓬島雲霞五色深天地誰
能窺閤合陰陽聊此見升沉炎天日脚長無底
拍手尊前更浩吟又詩海闊平登思眊然英雄
遺事浩波前長城築罷空防虜方士歸來不見
仙萬里眼中生日月一樽忙裏破風煙與君須
作如泥醉載酒從遊定幾年進士谷繼宗海亭
中砥柱詞客勝登臨立馬人依岸開尊鳥散林
潮聲吞鼓吹波影下城陰天地軍麾震孤臣仗
秉心又詩目碧天應水身孤石亦雲乾坤奇勝

覽詩賦重離群潮擁秦皇島城連孟女墳野風
醒酒力歸路尚斜曛御史劉謐亨詩秋盡東來
候茲登亦壯遊日臨銀海動風捲雪花浮群鷺
城邊度孤雲天際流茫茫多勝槩歷覽未能休
又詩司馬邀驄馬登樓望海東風吹沙草碧日
落晚雲紅波浪魚龍躍關山虎豹雄酣歌時擊
劍直欲倚蒼穹編脩李學詩詩乘鄧來滄海奇
觀足勝遊城連危欲動天接勢將浮怒浪魚龍
吼澄光日月流三韓雲外漱逸興未能休又詩
遙遊關中道留連海上亭片雲迴島嶼一鷄下
山城汗漫濠梁意風流庾亮情浩歌看落日塵
世一浮萍又詩覽勝隨驄馬停杯看午潮天空
水色合風定浪花消日月雙丸轉乾坤一葉搖
桑田今幾變感慨意蕭蕭御史聞人詮詩寒城
控遼瀛晴雪湧秋潮客思天涯遠幽摟俗慮消
鷗波澄浩渺鷗鷺起扶搖何日乘槎去遂築學

緯蕭又詩晴波颺颺遠兼天海鳥沙鷗去渺然
漫向城頭看落日晚來風月更無邊都御史潘
倣詩征車八月來東海望入蒼茫眼界空潮水
連天翻白雪蛟龍吹浪吼陰風蜃樓彷彿雲煙
外仙仗分明島嶼中即欲乘槎訪牛女銀河驛
息可能通食事盧耿麒麟詩檄外碧波看不盡城
尖官閣數壺觴九霄日月開寒燠萬里乾坤在
森茫悵望蓬萊迷處所蕭條浦淑失舟航憑闌
欲擬玄虛賦健筆今稱楚職方又詩秋盡同登
百尺臺斜陽縱目海雲開無邊波浪兼天湧何
處雷霆動地來風定欲題磯上句興酣不記慙
前杯詞賦况逢賢地主詩成寄墨更徘徊副使
裴騫詩十年滄海夢竟通此日登臨逸興同無
限蛟龍喧靜晝即如風雨號長空波心坐擁蜃
樓結山勢遙連雉堞雄安得仙槎從此泛瀛洲
為訪蓬萊宮御史劉隅詩星域連東壁瀛壖望

十洲蛟龍靜不起。鷗鷺晚相求。倒景三光沒。迴
濟萬壑收。顛揚橫海楫。飛度日南頭。主事只高
攀。學溪元吾志。憑空此望洋。際天浮欲漚。匝地
遠滄茫。砥柱三山壯。朝宗百水長。吐吞行日月
間。開爰陰陽萬象涵。虛動群靈竭。化飈蛟宮數
貝彩。蜃閣麗珠光。霧縷千群躍。風鵬九萬翔。理
臺盤若木。丹竈翳扶桑。氣湧雲霞燦。清鷺島嶼
揚。鈞垂鰲極外。撻拂斗牛傍。帝子蒼龍駕。仙人
翠羽業。紫鸞初獻壽。白雉共來王。驅石荒秦帝
傳。車走漢皇有。思凌儵惚無。計跨懷襄獨。抱乘
桴。嘆終尋煉藥。方安期。如可見。投迹共徜徉。主
事苟守禮。詩寥落。親嘉客。凌虛興復清。荇魚分
小隊。野鶴導先旌。雲出山舍雨。潮來水甌城。欲
開滄海竿。天際邀長生。又詩月華窟。欲滿地。息
氣凌空浪。湧一天。雪濤聲。萬樹風。沃焦烘。正沸
海。若噫初。醴酒乘春望。浩然此處同。

鮮兒海口

城西南十里可魚寺丞朱裡詩數聲

夜融青嶂月釣絲晴晷白蘋風潮生潮落年華

換花謝花開物候同莫遣孤蓬過秦島鮑魚醒

滿故祠中主事黃景葵詩夢懷漁父有玄真煙

水舟中看此身意在得魚兼避地力能舉網亦

垂綸島門笛起遊龍出浦口燈迴宿鷺親神入

箬間詩一曲黃緣更有刺船人

七里海

城西南七十里周石河城西三里源出

於海沙石叢積寨棠可涉灌以秋潦輒泛漲急

湍怒流險不可渡近頗徙決壞居民田廬云主

事尚綱詩奔流一派北山隈亂石交衝怒若雷

只見波濤翻海去不容舟楫渡人來捕魚夜向

河邊立送客時於岸上回最是秋來偏泛漲信

佛弱水隔蓬萊主事黃景葵詩石河平淺涉無

梁秋水纔添即混茫不辨津涯謠瀚海誰分清濁聽滄浪旁村無地堪移屋隔岸行人欠渡航

天道晴陰元未定張果老河城西三十里源出豈容恒雨舞商羊

鴨子河城西北二十五里源出潮河在孤山下西北流入於石河

南關河源出關外東北諸山由南水關穿長城入纖流如綫經雨潦輒洶湧壑城決靡

歲恒為患至北關河山原行潦由北水關穿長今塵鉅後云

石龍潭在尖山下水深不可測相傳雙文井有龍居之遇旱取水禱雨或應

在儒學射圃前城中他井北圃新井在兵部分皆鹹鹵惟此二井其滑

事黃景夔記舊圃既堂地折凌垣垣北遠民屋

芥野一視乃出錢三千市張氏地二畝垣為外

圖交垣周巷以通宵巡既成召圃人議之曰地
不可虛其爲我藝蔬圃人曰壤沙确枯蔬則無
功而徒勞人盡非其幾哉因令傭十夫日直三
百錢合五十四日穿四十尺而泉見又十日而
甃訖轆轤脩綆飛清達畦直注旁灌轉折如意
藻藻漠漠分青颭白蔓實登葉累累延延種種
暢成是夏偶不雨井乃有濟豈直蓋餐案薦飽
潛郎之腹每晨霽夕陰此馬曠懷視不越溝町
有演漾千里之勢步不出畝園有原郊極覽之
興微此井莫益此境嗚呼夫井也方未井時水
行地中泚泚潛潛漸漸知其井邪及既有之亦
不云無矣惟川瀆淵源視井爲大然形勢限制
厥功靡周奚若斯井無地不有非是也義皇下
以列易吾嘗評其德而不掘不出掘之不非其
類知時邪其出也因地變易其類權邪不爲邑
遷其類介邪汲之不屈不盈其類中邪沉

匿內鑑其類智邪井井不窮其類仁邪夫井若斯功又若斯德井之義大矣哉豈私吾一圖之資而已宜書諸石以告後賢俾知斯滿井城西園斯井自我作始世世濟之其無斁

滿井

城西七十

里居百餘家共之

隨城東新泉

城東一里主事

沒隨滿雖大旱亦然

黃景夔記

城東

新泉故泉也故泉曷曰新曰以其故之奪也始

浚之若新焉曷曰故之奪曰出東城百餘步大

途之旁維泉之源脉長而甘城中井商人莫汲

汲城之外東門之人資斯泉顧獨出石間僅勺

挹不受巨器浸漬溪流汎淖組如牛馬之過飲

之且浚焉汲者守泉不得則於溪匪注盈汰澄

不可汲踵踵競次旱則復千泉汲冬尤艱剖水

取餐人息翼俟水之至不及則於北泉又遠難

致論者咸病東泉云予郊行過泉而喟曰泉哉

泉哉曷居于此爾資之深而功不溥質甚美而

蒙不潔斯非爾泉辱哉乃心惻而新斯泉曷曰
新曰役夫雲集下具如雨澆穿蹉斷深入陸蔭
泓然成池汲者如塹不次不勞不獨利東門城
中之人咸汲焉崇之方基庶之哉亭曲閣四周
旣如閑如幽蔭寒冽炎輿之所不及牛馬之迹
無緣而來觀者顧笑不試其故故曰新旣成欽
亭下顏泉而賀曰嘻泉哉自有天地即有爾泉
豈無上翁咸其爾顧茲維新在我慶爾泉之遺
繆予理守閑敢苟安濟清濯汚託風在泉竊志
焉抑謂我留情事外不急簿領迹亦似之知我
乎將由爾泉乎爾罪我乎將由爾泉乎爾溫泉
乃扁亭曰城東新泉而刻語於石樹亭中溫泉
城西北四十里其熱
如湯俗之可以祛疾

土產一之四

土石類

青白鹽

紅土粉

石灰

赭石

皮硝

穀類

黍

稷

粟

粟

蘇

蕙

小麥

蕎麥

木類

松

栢

栢

檉

檉

榆

檉

栢

青楊

果類

梨

杏

李

杏

栗

榛

來禽

櫻

桃

葡萄

藤棗

核桃

郁李

銀杏

銀杏

蔬類

韭

葱

蒜

芥

薤

赤根

芫

芫

芫

芫

白

蒜

花

胡椒

胡椒

瓜類

冬瓜

西瓜

絲瓜

絲瓜

絲瓜

甜瓜

藥類

桔梗

蒼朮

黃芩

防風

紫蘇

紫蘇

知母

知母

知母

升麻

菊花

細辛

苦參

瓜

瓜

瓜

瓜

瓜

瓜

瓜

齊黃

草烏

葛根

葛根

葛根

葛根

葛根

葛根

葛根

葛根

葛根

<p>前胡 山查 三味子 威靈仙 益母草 赤芍藥 金銀花 荊陳蒿 地黃 大黃</p>	<p>蒼耳 桑白皮 馬兜苓 黃柏 荊陳蒿</p>	<p>地骨皮 小茴香 薏苡仁 花類 芍藥 荳蔻 丁香</p>	<p>金精石 白茯苓 郁李仁 月季 雞冠 蜀葵 嬰粟</p>	<p>鳳仙 芙蓉 石竹 玉簪 珍珠 鸚鵡 鸚鵡</p>	<p>葵榴 滿條紅 落金錢 羽類 鸚鵡 鸚鵡 鸚鵡</p>	<p>熱鵲 雀兒 鷹 鵲 鵲 鵲 鵲</p>	<p>雞鵲 鵲 鵲 鵲 鵲 鵲 鵲</p>	<p>青鵲 黃鸝 水鴉 烏鴉 毛類 虎馬</p>	<p>鷺鷥 鷺鷥 布谷 天鵲 銅嘴 毛類 虎馬</p>	<p>牛 羊 驢 騾 豹 狸 鹿 野豬</p>	<p>鹿 獐 兔 麋 熊 狐 狼 猴 山羊</p>
--	--	--	--	---	---	--	---	--	---	---	---

本草綱目

卷

六

鱗介類

鯽魚

鯪魚

鯪魚

青魚

鯪魚

鯪魚

白魚

白條

海胎

對蝦

蛤蜊

蚌

龜

海鶴

頭

虫

類

蟬

蛇

蟻

蚯

蜻

蜓

螳

螂

天蟻

鼠

婦

雜植類

木

蘇

麻

報

麻

按山海土瘠狹多寒無嘉生豐產以厚我民古

稱瀕海擅魚鹽據今漁之舟網商絕水運故獲

寡而售艱矣嗚呼此民之所自利者豈待政教

發徵期會哉顧利原何如也太史公曰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信矣乎

形勝一之五

按古稱燕地爲四塞險固之國形勝偉哉雄矣
夫形勝者地也作之者天而成之者人也今夫
幽薊之野非燕之舊封乎相厥山川山自居庸
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我
臨渝山麓海濱不盈一視扼而塞之其爲力甚
易其爲功甚鉅也顧漢唐諸代建都陝洛擯爲

荒遐有宋中葉委諸胡部凌夷之甚無復界限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逐胡元定鼎金陵即設衛建關
以立中外之防

太宗文皇帝靖難還燕列爲畿輔而增制所未
備迨今長城之塞重鍵之封絕壁洪濤犬豕喙
息嚴城列戍虎豹森然屏翰京師咽喉遼左誠
四夷之守萬世之業也猗歟壯哉詩云天作高

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聖祖

神宗之謂也又云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其在

今日乎其在 今日乎

風俗一之六

按幽燕之俗人性勁悍習尚朴茂厥來逖矣逮
遼金元相繼整居爲胡俗所汚國初徵四方人
守之習尚錯雜靡所考一然山川所限風氣乃

鍾漸而漬之者人多負氣任俠慷慨激壯猶席
易水之遺烈士業詩書談氣節少所讓可農瘠
土寡獲甘勞苦分省約工乏良材售多苦窳商
賅遠大機利逐逐轉十一爲糊口計閨閨絕織
作里閑鮮聲樂樂事亡何終歲澹然其大都也
余聞之鄉耆老云成化以前率尚簡實中產之
家猶躬薪水之役積千金者宮牆服飭窘窘若
素獨婚喪贈遺從興達於實用官無墨行罔

朶削於下細民畏官府若神明矧敢囂訟故閭
閻多厚藏而俗日敦及余所覩記者逞浮尚口
好訛人短長且以勢利相凌軋家稍溫裕輒競
統綺潤屋廬以自侈一遭顛躓遂廡其直市之
計初直僅得三之一是用蕩然無遺婚罔親迎
喪用浮屠病延巫祝灼化者之屍以骨葬尤爲
醜薄自鄆都黃公新昌鄔公出令誘禁之而士
大夫復裒然首倡秀民之家稍知有禮法矣所

最病者官以剥刻為恒雖至骨弗少貸民懟則
訟牒興是故官日罹於犯民日滋於偽官犯則
亡耻民偽則無賴亡耻者縱惡無賴者長奸不
有握機者挽而變之吾不知其紀極矣

山海志卷之二

關隘二

關二之一

山海關

即城之東門爲朝鮮女直諸

國朝魏國徐公達所建夷國入貢及通遼商賈

所由關法稽文憑驗年貌出入禁遼卒通逃并商貨非法者宣德九年始設兵部郎中來守歷

四人易以主事正統八年添設守備武臣同事正德三年逆瑾怙權矯上命以中官趙綱守

之去主事五年瑾伏誅綱坐瑾黨罪廢設主事仍舊十二年復用中官王秩來守又革主事然

網難逆黨充知禮重士大夫繩家奴以法不敢大肆秩則縱暴網利錙銖靡遺困及遐邇荼毒

之遭在吾山海尤甚今上改元剗除弊政復
設主事而永革中官適鄧都黃公景夔來乃呈
部革守備同事越二年黃公代去值主事王公
冕爲遼妖卒所害鎮守太監李能奏設抽分而
商賈之困猶夫中官時也主事新昌鄔公閔乃
呈部題請永革之則嘉靖八年秋也主事黃
景夔請革守備呈呈爲關弊事照得景夔被命
叨受邊關一鑰之寄惟懼無以仰副任使緣關
法審驗行旅文引本爲譏察軍囚而設然因
刁難則易以得賄此先年守備武臣所由生弊
而御史張璠所爲論奏改委京官守關蓋自是
始也惜當時議處未精猶許令武臣同事同事
矣則視部官僚案耳並席視事能禁其不受賄
乎故一時過關驗放若無所取而其遣人下店
陰取者猶在也若國是少非權倖踵至彼則豪
奪公取而無所忌愈弗能禁之矣人視此關遂

若天關鬼門入者惕息出者嗟怨豈開法使然哉彼自得賄猶可說也至有假名共賄以藉口分謗者使部官受污辱之名於曖昧之地其亦難矣此景夔所竊聞之人而憤心切齒者也今守備指揮韓聰弊事都憲李公已論奏於前近店家程重所犯打點事情又發露於後此非得之流聞其實可按而知也有以爲宜因其壞事而易其人者要之易其人無益也抑其病在於許之同事耳大抵武臣嗜利鮮耻固其常態未可有責以名檢者既許之同事矣又因其壞事而易之又易其人也聰以前守備武臣聞有兒悍如王喜者奸倖如葉鳳儀者狡獪如季笑者貪黷如田琮者聰以前諸人無一人可資而循者豈認以後之人獨爲不然乎前之部官不得而禁之後之部官勢亦不得而禁之何者以其同

事之柄猶在也故欲去關弊莫若不許其同事
彼不得同事則雖不彼禁其勢自無所得賄絕
之之本無要於此也且當時以關寄改委部官
必以部官為可委矣又何至令武官同事况壹
鑰之寄非有士馬易換統取調發之權必假武
臣以共濟也今御史則有巡按之任有茶馬之
任有清戎之任有鹽法之任有部官則有督糧之
任有抽分之任有抽釵之任有造船之任此其
寄尤有重於守關者不聞又令何人與之同事
也而獨守關則令武臣同事此景夔竊疑法之
不善也不華武臣同事之權而欲革武臣得賄
之弊此則枚乘所謂不絕於彼而救之於此固
未見其有得也今景夔才識闇劣不如前人而
所處之時則似易之上恃朝政之清明併賴明
公之威重韓聰已安旁坐之禮又復懲其前失
歛手寒心不敢復與關事景夔竊自計可以舒

志畢力加惠行旅三年塞責而歸矣然猶喋喋
爲此論者特爲異時過計萬一時非其時有如
前之時人非其人有如前之人則其弊不能保
其不如前也因欲其常如今日爲無窮之慮耳
伏惟明公英謀偉度超越古今必能遠覽獨慮
爲邊關萬世之規使異時部官得專志行事孤
商窮旅一夫一婦亦永永得所深諒明公之心
所有如此而又適今可爲之時此時不言爲失
其幾是以有恃而言亦冀察其愚悃而俯賜施
行焉主事郎閱請革抽分呈呈爲罷關稅以重
國體以通貨財以安災傷地方事嘉靖癸年正
月內卑職領到內府推字六號勘合及本部
割付委守是關自到任以來竊見本關先該太
監李能奏准抽取本關一應往來客商貨物
以備脩理等項深爲未便卽欲具呈本部議奏
裁革又思茲稅已經數年卑職方纔履任况謀

慮淺薄豈敢妄議坐是因循將闕二載事雖循
襲行之中實有未安者茲者竊見山海東西一
帶地方災傷重大揆之事體商稅一事尤為未
便觸目激中蓋有不容默者夫山海一關內杆
部邑外控諸夷實為臨邊要害重地故祖宗
朝特茲設立蓋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初無抽
分之設豈其智不及此哉蓋諸夷出入實竊觀
瞻傳笑遠人良非細事故重為國體計耳况細
民興販獲息幾何堂堂天朝夫豈少此而忍
奪之帝王寬大之政似不如此且邊徼跋涉
艱苦備嘗比之腹裏行商其勞尤當數倍顧茲
商客乃若甘心焉者豈得已哉凡以為父母妻
子飽煖之計耳乃又重其稅以困之彼將顧望
逡巡轉而他圖矣故嘗問之山海之人咸曰商
賈之行大減於往日詢之遼人則曰物貨之價
大踴於前時蓋自關稅一興則商賈漸減商賈

減則物貨少而價踴貴亦其勢也然則茲稅之設不獨商賈重困而邊人且受害矣又況今歲災傷撫寧山海前屯寧遠為甚正商賈經行之路乃時有剽掠之虞正當務寬大之時乃因循瑣屑之政且山海關抽分固也關之外不七八里又有廣寧太監之抽分焉此不知何所始至今相襲以為當然矣八里鋪抽分固也近日遼東巡撫因地方災傷又差官於前屯衛地方抽分焉此雖權宜之計然委官恣意苛刻為地方之害又甚矣夫自山海至前屯不過六七十里之遠而商稅凡三抽焉節節而刈之寸寸而取之人情其何以堪此蓋作俑匪人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將來商賈斷絕關市蕭條井獨逐人日用之資無所仰賴而沿途沽酒賣漿車頭驢腳平日資客商以給衣食者皆將至於失業而坐以待斃矣夫然則盜賊之興固其所也可

不為之寒心哉此皆自早職今日所見其弊如
此若夫關議不征王政具存仁義為利軻書所
先又夫又所知無待言者况夫興利之初本部
及科道各有論奏力陳不可豈其忠愛之心深
長之見顧反出等能下哉蓋其事體不便有如
此者竊計廟堂之上亦嘗念及此矣再照山
海地方阻山濱海中通一線之路斤鹵居多可
耕之地無幾往年豐成其仰給於遼東者猶十
戶而九也今則兩地災傷復何仰賴故近日米
價騰踴民心驚惶富者或可自給而貧者借貸
無門今冬且難支持則來春流亡不免查得本
年秋季抽分共銀玖佰捌拾兩肆錢伍分玖釐
陸毫尚未起解冬季抽分數雖未可逆料然要
之兩季大約不過千有餘兩而已如蒙准呈伏
乞題請將前項抽分連賜停止其冬季抽分
銀兩即便截日住抽并秋季銀兩共查明白給

發該衛掌印官逐一查審該衛貧難軍餘分別
等第計口給散聊以甦小民待盡之命抑以銷
地亦意外之虞其墩臺關堡如有坍塌撫按官
照舊設法脩理則國體自尊關隘自重商賈
悅而貨財通而災傷地方可保於無虞矣緣係
罷關稅以重國體以通貨財以安災傷地方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呈伏乞題請施行
兵部題奉聖旨是山海關并廣寧等處抽分
原非舊例委的商人重困邊民受害都華了敢
有仍前巧為添設侵奪民利者各該撫按官指
名舉說○載二呈者何紀王政也易傳註暴客
周禮司關氏通貨賄掌璽節出入未聞征稅與
倖干也
先朝宿弊自我

皇上始釐王之可以昭世垂永矣故詳志布政
秦夔詩萬城設險壯金湯作鎮真臨大海傍崔

篚每來董譯貢關門常峻外夷防草肥添谷熊
生白波暖春洲蠟吐黃天遣仙卿此持節三年
文化及殊防又詩書生習氣喜全除萬里邊城
入壯圖到海有山皆設險入關無吏不持符詩
書記足懷殊俗策畧還翬翼廟謨聞說秋高戎
馬健也須辛苦事防胡主事張愷詩群山列劍
水流湯城郭連雲鎖路傍何處險如茲處險一
夫防似薦夫防滄溟主聖波濤息朔漠秋深草
木黃慙媿無才報明主誓將恩信達遐方又
詩風雲月露自乘除收拾乾坤入畫圖才氣似
公真絕代草茅慙我亦分符三邊已喜來方貢
九伐還思贊帝謨記取唵壇詩韻在莫解犯險
項平胡員外吳紹生詩曙色催殘漏寒威入綈
袍驂車登峻坂擁節出平阜地接南溟近天連
北半高龍雲迷古塞關月照空壕語語鄉音異
奔馳僕從勞所希微補報不足効邊食事劉

時敬詩東望營州眼界餘
今人度關門險南北山分
雪浪馬頭日逐逼風沙驅
安邊爲國家副使董廷圭
蜿蜒起伏如飛龍振衣千
羅心宵秦人築城跨崖起
昏虎豹衛重門白日蛟龍
依然尚與漢塞通人煙曉
老樹藤蘿懸險如雲棧穿
却浩如天塹阻建康誰能
漫迷征道對景令人面如
刁斗聲中天地老古來雄
氣橫秋萬騎無功李唐懷
皇撫運真堯舜不重邊功
無虞白首無人識行陣關
方國來王庭禁中頗牧此
高枕鑒對蓬萊數點

青尚書馬文升詩曾聞山海古渝關今日經行
眼界寬萬頃洪濤看不盡千尋絕壁盡應難東
封遼地三韓險西固燕京百世安來歲新正還
飾日擬圖形勝獻金鑾都御史洪鍾詩曉日
江城景霽和撫巡時復一經過五雲西去恩光
重重譯東來職貢多固國有關嚴虎豹綏夷無
事用干戈太平功業超千古六合同歡海不波
都御史閔珪詩幽冀東來第一關襟澄滄海枕
青山長城遠岫分高下明月寒潮共往還貢入
梯航通異域天開圖畫落塵寰老臣巡歷瞻形
勝追想高皇創業艱又詩我從廣海來遼海
看遍千山復萬山路入遷安偏近塞馬經渝水
恰臨關姜墳有跡空遺恨素島無丹可駐顏欲
吊唐文寫新句蕭蕭故壘五花環御史方榮詩
回首神京迥隔關漫停驄馬費躋攀臺壘結
天連海翡翠屏開地聳山百雉起城低日月六

難請武攝夷蠻江湖廊廟心無二鬢髮於今陡
覺斑又詩渝關形勝壓潼關霄漢危樓此日攀
日月沉浮隣碧海虎龍蟠曙枕青山九重遣
使言如綵百濟來王語帶蠻助我錦囊詩累百
遼陽今日當關意更長文德遠人應自格承平
邊備未須忘咽吭勢重三城險咫尺門扃萬里
防王氣百年銷虜運犬手能肆故特徇副使
熊相詩夏官邀我看渝關十日剛偷半日閑棲
閣東南橫渤海墩臺西北接岷山車書一統逢
堯舜貢獻殊方任徃還千古邊氓懷魏國高風
應許使君攀主事劉序詩青沂隔水縈東渤海
塞極天抱北平萬里波濤騰海依三屯草木壯
邊兵山連花峯秦皇島地入龍沙孟女城三十
壯懷空激烈不妨鎖鑰是書生主事葛守禮詩
屹屹雄關控朔方萬年王氣倚封疆含天巨浸

連鑾服積雪陰峯壓大荒羸氏虛傳百二得策
公真謂一夫當聖明章化應無外三譯未朝

見越南海口關城南十里海近岸淺處多巨石
袁因築城入之窺潮汐至水

浸女埤城盡南水關城南二里關設二門因北
處深不可犯南水關地勢引南關河自遼入北

水關城北二里關設一門因旱門關城北角山
地勢引北關河自遼入旱門關城六里

關城北十二里角山之巔長城補山截谷紆回
其北聯設墩臺三座以便瞭望○以上設守

關官一其以指揮或千三道關城東北寺兒谷
戶充之事總領於守備城東北寺兒谷

關城東北二一片石關城東北廟山口關城東
十三里

里大安口關城東北西陽口關城東北三黃土
三十里

嶺關

城東北三里

炕兒谷堡

城東北五里

無名口關

城東北四里

大青山口關

城東北五十里。於一片石設指揮一員

十八里

總之小河口關

城北七里。娃娃谷堡

城北七里。小毛山

口關

城北七里

大毛山口關

城北七里

董家口關

城北

七十里。柳河衝堡

城北七里。城子谷關

城北八里。水門

寺關

城北七里

平頂谷關

城北七里

長谷口關

城北七里

五里。義院口關

城北七里

拿子谷關

城西北七里

花塲

谷關

城西北七里

葦子谷關

城西北七十里。於義院口設指揮

壹員
總之

營二之二

黃土嶺營

去黃土嶺關西三十里

長谷口駐操營

去長谷口關南

八石門寨營

去義院口關南二十里

平山營

去葦子谷關南二十里○

以上營設指揮或千戶一員管操另設提調指揮一員總之於石門寨營駐劄遇各關警報則督率所部兵馬分照地方策應○設關者何據險托之也設營者何伺其入逐之也別之者何戰守異宜也古稱國之大事在戎又曰春秋守在四夷重哉要乎圖畫之矣茲所載關僅三十營僅四者何在山海疆域之內者也而守之者又山海之軍也為山海志於法得詳書之餘可

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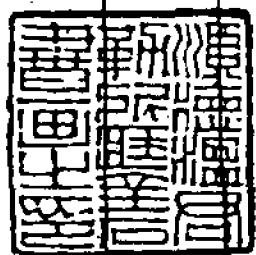
議曰朵顏最爾醜也散處舊大寧地即山海諸
邊之北之美產自贍亦鮮殷族大聚無踰寸伯
小才數輩耳

國朝以爲近藩錫之璽書立酋長相統攝歲許
由喜峯入貢京師賚以繒幣又自居庸抵山海
依山阻險設關寨墩煌營壘數十伯所過厥出
沒可謂盡羈縻之術極備禦之策矣近者烏舉

豕奔邊氓日遭荼棘石塘之役至塵王師者何
哉法弊之繇也今觀沿邊險隘可以列騎聯伍
而下者亡幾餘皆捫藤穿竇潛形詭迹焉耳司
關寄者苟嚴翼共服飭厥烽燧入必知知則并
力據險逼之營遇警必報報至卽率所部為聲
援騎角之勢虜雖黠驛何能為乃今不然官惟
黷貨是務軍士買閑落鄉供役使者過半墮煌
曠瞭卒行伍乏壯健虜偵而乘之亡所誰何及

被掠官懼加罪譴輒贖之牛酒鹽布賄失者家
以鉗其口故虜縛所掠男婦勒諸城下以為恒
或度不可秘遂誘而掩捕之以據聞冀獲免也
間所掠非所捕所捕非所掠而邊鄙日結矣夫
啖之利者以啓其無厭之心挑之怨者以速其
必逞之勢是何異自決其隄又從搏激之水不
溢且洪乎爲今日計在於懲誅求放免之弊實
行伍以自固禁私交掩捕以塞末流則安乎

1517



山陰關志卷之三

建置三

城池三之一

衛城

周八里一百三十七步四尺高四丈一尺土築磚包其外自京師東城號高堅者此

爲最大門四在東西南北方門各設重鍵上堅

樓櫓環排鋪舍以便夜巡水門三居東西南三

隅因地勢之下泄城中積水而引以灌池周一

池八所畫有分地其界碑設之女埤云池千六

百二十丈闊十丈深二丈五尺外有夾池其廣

深半之渚水四時不竭四門各設吊橋橫於池

出以通長城南入溪十餘丈北抵角山絕壁其

三丈二尺朱程詩一帶蜿蜒遠北平熱山
堙谷類天成城邊尚有秦人骨潤下猶聞漢水
聲西盡雲中橫大漠東連遼海衛神京而今
塞上無烽太飲馬胡兒不敢行主事黃景葵詩
城橫西塞起東隅二世猶為萬世圖恬罪勞人
稱絕地秦亡信識却防胡悲風暮送清茄起燐
火寒燒白草枯自古安邊池南接海口北止角
誰上策舞階干羽莫言迂山麓共計長二千
九百四十丈四尺濶六丈深二丈○以
上城池俱國初魏國公徐公達創建

公廨三之二

兵部分司

城東門內南向即正廳正廳之後為
穿堂接中堂中堂之後為後堂堂右

為寢室左為書房後為吾與亭廳前為前廊左
右為棧房廳下即墻墻西為大門與關門相對

即出入孔道大門外為兵部分司東北第一關坊牌各一座惟正廳寢室廊房仍舊餘則鄧都黃公所增脩者吾與亭為今德平葛公所建云俱有記

主事黃景夔脩造記 正德季載

皇上御極一條群弊先山演關中官守關非章皇置即吏初典至是馬優景夔既承

命至關及堂址庫如衢不設階等越而不登平潦可入堂陋下如郵傳及室室如堂堂分座守

備武臣舊同蒞敵禮如僚乃嘆曰嘻甚矣吾天子即吏位不早是不稱即吏之居又嘆曰武

臣隸兵守備職方典焉故嘗庭叅於曹趨拜下吏即吏出使於外禮如曾胡是關獨亢若是矧

武臣不檢匪可同事將捷吾政吾使者即吏弗克專一鑰大事安屬乃上狀兵部無令武臣同

事大司馬彭公議可職方正郎孫君世其贊成焉請于

上著爲令乃召將吏父老諭之曰禮以正物物以辨威威有等等有卑尊尊不欲替物不備則陋陋則替替則不稱其所尊吾

天子郎吏而居制庫郤在禮爲替况今奉

命革武臣不同事統體既正而武臣庭參拜趨如曹仲其所尊匪昔之替乃居制亦宜改易峻

大以表隆重而稱郎吏之居不如是於典爲缺

吾人因而端居視事標峻風迹政齊惠流武臣

惛服四方之人易觀新聽不辱其尊而稱厥居

則是役也乃政之準其可不爲皆應曰循敝襲

久曠莫之舉前公有意焉然非其時今其宜爲

于是稽日鳩工校功興役費出關罰不侵官民

遂撤故材崇址四尺前堂一堂之北爲堂者三

東爲室者一合楹十五儀門之西爲坊者一揭

口兵部分司始元年四月越十七日迄功衛鎮

張鳳司出入董役者守關百戶潘信云將吏

父老又咸造庭下言曰制敵之久一朝易新維
公之功不可無紀乃又嘆曰吾視吾賢不及前
人遠矣今幸襄斯乃惟其時喜事市名傷財近
謗其誰恕我吾過矣吾過矣乃謂將吏父老曰
爲我伐石致之庭刻日月以志吾過敢云吾功
主事葛守禮吾與亭記葛子抱關之五月爲明
年甲午季春罕與人事自晨昏啓閉海山之閒
防逋客汨窬餘皆其暇不能兀兀居內讀書用
鮮超得迺屢至後圃傭橐駝善樹者使植花木
各數十本至於種蔬隨其地之宜橐駝之欲不
爲限其地舊有井收近之爲小池注水生亭亭
之蓮舍園圍之魚迺時決渠迺特操鉏迺特抱
膝閑止尋見百植交翠各呈天巧欣欣有色若
將告語而命意者且佳木多致和禽而池之魚
稍稍出遊客乃曠然忘其形悠然遊其天蓋對
之而若有情再至而更覺有餘益者矣爰構小

亭侯遊息也。命之名曰吾與夫。自天子而至士
庶，未有不須與者。且將謂莫逃於天地之間而
獨投之此方者，邈哉寡矣。固將遂廢乎？其孰與
須夫舜古之聖人也。方其獨時，則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非以與之不可廢耶？而謂玄德升聞，蓋
得之忘言者為多也。吾亭既成，將收天下春歸
之，而吾俛仰于中，非與也耶？且况亭當負山面
海，遠而可挹，登而可眺，時一為之，而其儼然，恍
編焉急之意，夫亦可默解也已。然則重有與也
故與不厭多，雖然，輪囷離奇者，吾將斧之，惡其
不才而據之地也。濃艷率比者，列于外圃，醜其
妖媚之態，依附之狀也。然後為君子大夫、品臣
隱士、蓋王公而薦鬼神者，能就招延，相示以道
相將以義，而乃有以與我也。故時而遊，漫而息
充然，若有得於亭中者，客之意深矣。蓋素馳者
所不能與也。時向收歛，所與有欲別者，素馳亦

愛思遠去夫顯於仁也藏諸用也德業也終
始者識也出入者隨也不變者恒也易也莫非
教也而客之愈愈深矣亭僅數椽夏之孟三日
而成追而記之蓋七月望又四日也又詩閒居
寡事紛方園近佳勝未擬栽五柳嘗試開三徑
尚友倦心游緩步起幽興物遂性情真亭空風
月刺望海倚城隈見山于檻傍觸目發天機巨
響還長應靜觀覺有得兩忘忘深入定是以聞道
者草窾更驪馳上下察萬魚懷哉非我倭遇知
甘萊根不復憂塵龍良背有輝光大塊煙景贈
樊蓋未暇評守備衙衛治之東北中為正廳
悠然揖陶令守備衙左為客堂右為書房前為
大門中門中門之內東察院驛前為中門為正
西為兩廊最後為寢室察院驛前為中門為大
門驛後為後堂公館守備衙之右中為正廳
堂前為東西序公館前為中門為大門驛後為

後堂
東西序

衛學三志三附學田

衛治為鎮撫司廳俱南向廳前東西為六廡右
發科架閣庫雜計為儀門中門中門之外為
右所前所後所衛獄西為中左所中左右所山海
所中前所中後所又前為大門最後
為後堂廡西廡後為經歷知事廡

儒學在衛治之右中為明倫堂堂之東西為文
成齋武備齋暨舊號舍各三間又前為先

師殿殿前東西為兩廡廡前為戟門戟門前為
泮池池北為橫右橋右為神厨前為棧屋間櫺星
門左為學門門內道左為泮舍亦區居三間中
一區為學倉明倫堂後為敬一亭又後為啟聖

祠教官廨三廨西為射圃臨惜儒學坊牌位
為土創建重脩詳見各記文太學士李東陽重
脩記國朝建學之始惟府州縣有之越自正統
敗元之詔諸戎衛始得置學而山海衛學實
與建馬營廟地狹隘其規制弗稱十有四年都
指揮王侯整鎮山海始與衛學教授張恭建廟
宇為象設構明倫堂五間東西齋各三間餘尚
未備也天順六年指揮劉侯剛復構東西廡十
間學舍六間成化七年兵部主事睢陽尚君綱
來守山海建櫺星門及製祭器若干厥後餘姚
胡君贊別築殿址遂昌吳君志餘干蘇君章繼
作棟宇為戟門於櫺星之內進賢熊君祿重脩
學堂外為周垣為泮池池上為橋今尚若第紹
復以主事來守乃脩齋舍築官廨開射圃規制
悉備與所謂府州縣學者相埒蓋始於甲午之
夏告成於丙午之春歷十有二年而後備可謂

難矣教授周達訓導嘗選部歲月不可無紀嘗
屬兵科給事中蕭君顯前監察御史鄭君已請
予記比訓導君率諸生李琛及給事君子鳴鳳
復具書以請於予予惟唐虞以降治天可者大
抵以武功截禍亂以文治致太平故軍謀之世
不遑他務及其久也化甲冑為干羽變詔畧為
經籍故漢之學校至武帝始為之宋初雖有國
學而仁宗之世州縣學始徧天下其功效次第
有不得不然者也

先皇帝續

祖宗成業偃武事敷文德休養生息置天下於
衣冠禮樂之域故雖戎官武士亦為之置官建
學使出科貢與文士為伍當是時小大臣庶奔
走抵奉之不暇暨乎

復辟之歲乃復有繼而興者今
聖天子在上紹志述功自弘月著出使者宣德

意之休居守者協寅恭之効故雖關徼遠地擗
於佩而橫詩書者與

輦輶之下畿輔之內殆無以異也孔子謂善人
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魯兩生亦云禮樂百

年而後興况

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宜有朝令而夕布者而又

積之以百有餘年之久哉故觀學校者當以時
論不當以人地論也且古之胥子固未嘗分文

武爲二途今文士習科舉而仕者亦與兵事武

胥雖專廕襲然亦有餘科目以起者名雖判而

實亦相通也况彝倫風俗天下所同無彼此之

間則所以學爲忠與孝者其容以二乎哉山海

舊學固有取科目著名節者不止乎甲冑弓矢

之雄後之學於斯者其亦知所勉矣

國家之文教於是乎成而有司之政於是乎始

故特爲書之俾觀者有感焉脩撰唐臯重脩記

山海隸京師為瀕海際邊之地連引長城控制夷虜蓋東北重鎮也故設重關以限內外列戎衛以嚴捍禦其所任者將領所臨者卒伍所聞習者戎武之備繫序初未有設也正統間秦日詔始建廟學於城之東北隅聚武胄之子弟肄其中不數年間蜚英揚輝擢科目賓貢途代相望也顧營建之始規制未備久而圯圯而葺者屢矣

皇上起自潛藩入續鴻緒是歲冬予同年黃君德和以夏官主事來董關守躬謁廟學諦瞻庭宇制之自昔頽者弗振缺者弗完也慨然曰是烏足以振士風弘化理乎乃謀經費量工銳意脩葺殿廡堂齋櫺星戟門以次具舉復後泮池於櫺星門之內而甃石橋其上別創神庫以度祭器神厨以潔庖宰習肄有室都養有餼昔所無者咸加備焉其材用則檄漕祠器糗糧內諸

而文之規費則皆行族之月禁而薄其罪者所
樂輸以佐巨役者也已迄工學之諸生張伯鎮
詹榮等偕萬進士義謁于請記始予來使朝鮮
竣事還弭節山海嘗偕君諸學目觀敝陋爲之
興嘆乃今獲開增新其舊豈無倏然於心乎顧
謗劣無能爲役竊惟
祖宗以武功定天下而興道致治必先文教士
之養於學宮而取諸科目者類以明體適用爲
學通經博古爲賢經非孔孟程朱之說例擯弗
用蓋以孔孟推明帝王之道歷萬世而無弊程
朱折衷儒先之論俟百聖而不惑故學者能究
程朱之肯可以探孔孟之心能探孔孟之心可
以語帝王之治我
朝百五六十餘年治平之效卓然與唐虞三代
比隆用是故也程朱之教人內外本末之論知
行先後輕重之訓蓋深有益於學者故不求計

內而以文為主不求諸本而徒以考詳畧採異
同爲務者是誠無益於德而君子弗之學也且
入德有序以知爲先成德有等以行爲重故足
必資目以有見而足之不履雖見無所用之二
者不可偏廢乃可以入德而造成功之地矣故
學者篤信程朱之說而加之沉潛玩索之功允
蹈實踐之力內外交脩知行並進則固不惑於
異說之入流於曲學之歸以之治心以之脩身
以之事主以之澤民無所施而不得矣非益之
大者乎然近時學士大夫或小程朱之說離而
去之至欲奪其壁而樹之幟除而考之高論有
餘而直內之功不足富貴爲累而道德之念何
存其於學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固不若主
敬以固聚德之基定志以端趨途之始可以要
成功而資實用矣黃君務宣德意而新是學
所以期望諸生之意將不在是乎新學未幾萬

君以頴脫舉進士諸生其有繼踵而膏起者矣
於是乎書主事黃景夔祭器志元年七月某日
山海衛學文廟祭器成簋簠二首簠三簋三
百六十七燭臺四斗四米逆爵一百五十七盥
盆一錫也藏於學下其目於衛始山海無祭器
弘治中置焉與衛者私迄茲廢假代盤盂而略
具事景夔既董之三月春二月某日將祭闕祭
品乃嘆曰於戲慢哉慢則不敬不敬神弗享吾
夫子徒也使茲土不可以例戎衛亦不可曰非
我之責既為器乃忘之曰器不備不敢以祭作
斯備不作斯缺始之不作始者之罪也作祭樂
者廢焉則可尤夫始者乎曰則非始者之罪也
繼之者之罪也繼之道何曰視則謹鑄則固壞
則治缺則補其道可使久不失不然予不知其
後不有如予者其為也勞矣憚而不為以遺其
後後又遺之後人其禮將卒廢禮廢可無祭也

又伴池銘學伴古也皆方之中盤東南西三方

而缺其北半夫子之難焉山海有津近取之東

園若壁乃乘勢削隅略無狹不成穢觀職方其

事黃景鑾將鐵改作諸生亦白三試不薦士貌

言茲乃妨而不然惟房與陋也不宜不圖銘曰

秋作陳器備雍之如誰齊厥初藝風審荒宋銘

皇皇言此吾藏其乘斯何易以其差匪以洪訛

制良治堅錫盈月弦有事時遷駕虹飛危石權

雲垂實虛跨清踏水云派風行渠夾翠委亭漆

山英顯樞秀脉潛生肆發光晶士士豪豪氣長

朋曹德言功高青衿什惟我銘櫛究烈求未觀

主事鄒閣增還學舍記嘉靖戊子春弓泰

命守山海關既視事脩故事謁

先聖朋因周視其殿堂門廡規制雖未舊稱而

修葺未嘗有必以瞻依者既而視學舍甬系教

錄且顏陋甚不可居因思是學靜武衛無良有

司維持之以至於是吾輩蒞事茲土復可漫然
視之乎顧以初履任遠未知所處也既數月乃
稍設法葺治之然因陋就簡亦非諸生所樂居
况所不能容者衆也閱歲己丑往還顧視則見
前舍日圯益不能為情然相故基隙隘不足改
為擇地於學舍之東謀重建焉地廣袤可二畝
平衍方正周遭墻垣故在予曰此非有待於今
日乎遂畫為六區區而南可構學舍三間中一
區故學舍然終歲無顆粒之入蓋虛器也高廣
如制遂仍其舊而葺之經畫既定於是衛知事
李時暢董其役措材募工卜吉庀事晝夜効勞
衆役並作數閱月而告成但見規制宏敞輪奐
鮮明士氣益振行道改觀學校氣象自是又一
新矣於是諸生合辭請曰學舍鼎建惟公之伏
願歲月以示來者予曰姑以盡吾心焉耳苟
書焉不幾於張之乎繼而諸生請益力乃曰是

無足書假是以進諸生可也夫古今之道一而古今之學不能一古之人讀書窮理必期實體諸身有餘於已而後推以及人今則詞章綦細於以掠聲華媒利祿而已矣此人已輕重之分義利邪正之辨而世道汚隆生民休戚實係之諸生其尚致審於此而加決擇焉於以痛祛世俗利欲之故習而刻意古人爲已之學知焉而必見於行口焉而必得於心近之事觀敬長脩身齊家處事接物動求合乎道當乎理而後已則吾之所學要未能脫然於舉業之外而冀立忘其用功斷非專事舉業者比矣由是而進於場屋據理爲文居易俟命而不詭於聖以希世由是而仕必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而不徒官資崇卑廩祿厚薄之是計也夫然後可以不悖乎古聖垂教之意不負乎朝廷育才之心况素觀此地風氣獨為近古諸

生多淳厚篤實之資磨礪淬礪以底於成當其
難者故不以予之未能是而遂不以屬望於諸
生也諸生能不迂闊之而相與勉焉豈惟淺薄
之光抑

國家特有賴焉若夫擊舍之躬特不能不屬望
於後人之繼葺耳誠無用縷縷為也是為記

主事楊珣題名記天啓

皇朝大興文治建學育才三年一鄉試舉其賢
能而并用之即成周大司徒以鄉二物教萬民
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以禮賓

之獻賢能之書於王之意今

皇上嗣登大賢尤倦倦焉於育才取士是以廣

遜徵美不有學而得人致治倍逾於昔於乎

臨哉山海緝畿內郡僻在東北自洪武開設以

來有衡無學人惟事武而不知文正統初

皇上始詔衡立學選武職子弟與軍餘之俊秀

者教育之輝近二旬歲閱六科未聞有一賢
舉於鄉者豈司教之人怠其事歟抑無老成文
學之士以倡導而作興之歟天順改元之明年
戊寅兵部職方主事章君用輝來鎮是邦下車
之初進諸生於堂下知科貢之絕大懼教化不
明學校廢弛無以稱德意既以教法授學官
俾諸生循其條約守而行之於以日稽其勤惰
而啓發其憤悱者復朔望誦學謁孔聖人以導
其立教之始禮畢坐明倫堂鳴鼓撤籤令諸生
講書發明聖經賢傳之旨考其得失而賞罰之
不擇其穎出於同輩者得蕭顯親譯之以為貢
舉之需明年己卯蕭生果以易經舉然中順天
府鄉試第二名蓋山海之發舉自蕭生始誠破
天荒也問一年辛巳予以譚村叨持使節代用
輝用輝於予為同年而長予才有七歲實老成
文學之士予承其乏任其事多備其善於學校

所以鼓舞作興之者又無所不用其極政暇相
與課諸生為樂如鄭已等六七八人皆能作為文
章連篇累牘日正就於予予從而開導之由是
諸生益淬礪問學以遠大自期而鄭已則在矜
佩中為優壬午秋群試於京闈獨以文字中選
列名第八聯科高捷前此所未有也入皆欣作
稱嘆以為盛事斯文之光重豈無自而然耶然
予之在山海亦何補於學校今喜二生俱以盛
年授科第將駿駿乎效用有日矣非勒其名氏
於學宮曷以作興士氣予故積廩之餘命工礪
石而刻所以於其端其下則界為方首題二生
之名者紀其始也餘則空之以有待也然則予
之樹此碑也豈私二生乎哉殆使游於斯觀於
斯者皆感發興起欣欣然而相語曰彼之題名
於斯者何人也也有為者亦若是予豈不若彼哉
於是更相勸勉力求聖賢之為學以及夫科舉

之業必深造而自得屬時興賢廢幾彬彬輩出
者皆德行道藝之士吾知此碑將來不勝其紀
矣尚勉之哉雖然科第之末不足為儒者道天
下事固有大大於此者然致君澤民盡忠報國皆
由此進惟在人之務實勝爾苟不務實勝而徒
以科第媒利祿徼聲聞此乃儒者之耻而亦非
予之所學田舊為關東曉望地居民私懇為業
望也及百稔後中官守關括租入私藏
歛且盈厚民至弗堪鄆都黃公至詒衛學之康
餼乃指地歸之官為贍學田事詳見託文上蔡
馬公蔡入增懇者今得地共六千二百八十九
畝二分得米共一百五石三斗四升二合八分
增至八斗云主事黃景夔記治世養士衰世使
士自養士自養其弊三馬上馬者自食其志無
所事養中其道耳死不悔然其不遇也其困也
極矣下馬者自食其力徙其業從而之他其次

焉者誣於志而脩於力不能自食資於人以食
若戰國四公子之養士美惡不同而靡壯喪焉
之歌曰長缺歸來乎食無魚可哀也已非國之
耻歟三代盛時其養士尚矣然其詳不可知已
後世乃有學田然下能皆有哉

唯衛學則無馬竊意當是時介冑子弟罕學者
衛雖有學僅存空名故不爲置糧非法不備也
山海關東地民久私景莢稽而歸之公仍令
爲而出其租地四千九百五畝米七十三石五
斗七升五合得諸生經試優等者十二人人月
食五斗載於籍以爲恒嗚呼衛土一夫一婦之
養此差足矣此地今以前之士無養然不聞弛
素畜而出者有人焉今以後之士有養矣奮而
出如前焉恒也吾不爾異其奮也倍焉斯異矣
然吾願爾士不惟是易曰願自吉又曰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爾養爾貞吾茲觀

鄉飲田

主事葛公以山

爾處爾推爾及將俟爾仕哉

海橋不舉鄉飲乃創舉之規用無所於處乃察

關內近城隙地得一千二百二十四畝七分三

釐歲取佃租一十八石三斗六升九合六勺鄉

飲兩察之費取給於此云（榮記與川葛子以

天子職方氏出鎮山海關踰年為嘉靖甲午法

準弊裁無擾無盤因次及便宜爰圖脩復乃詢

諸士民曰鄉飲為我（明盛典著在令甲有

司奉行罔怠以替凡以興行崇化焉爾矧山海

畿輔重鎮當首被聲教胡於是獨缺豈（國

典故新於衛邦所司者遺之也或對曰鄉飲舉

於學我

高皇帝建學定制即有之時山海未學也自正

統敗元之詔始與建學第初草鹵他制未遑

今人文彬彬然日漸以著獨茲缺典舉之是待

倉庫驛遞三之四

山海倉

在衛治西南隅屬永平府初規制甚宏

乏儲峙守吏弗加之意稍稍傾漏今雖重加脩葺然毀巨為細而堅緻百不如初論者深惜之

山海關義倉

創始於鄧都黃公出關罰糴穀貯之關廨南廡散飲一隼朱子義倉

之法繼之者上蔡馬公新昌鄒公寧夏楚公德平葛公多所增入近者遭凶歲居民不甚孳亡

我公或曰曰用木於財禮備諸物無能越者有
司卿欽之俱取諸歲額斯可常繼吾衛無鄉飲
領諸取之即取足目前則繼之處盡是在我公
葛子曰嗟哉嗟哉繼茲山海雖稱遼隘猶夫人
也乃境諸恒典之外若無與於代理焉者殊非
聖朝同仁之制夫法無勅於衛徒執往迹無改
於循習之弊人自勅之間有識者顧諉諸區區
之費而止是愛物而賤禮烏乎可吾天子
使臣賸得謬法責其處分是誠在我乃查近郭
間田籍之官得若干畝歲取佃租若干委官
欽貯鄉飲之需取給焉又下令於衛若學俾慎
選諸鄉仕而休者必格乃官箴完名高節無以
墨敗者滋其諸鄉民必耆年宿德六行允脩無
以弗撿者滋主之者則盡視蒙指揮也乃正月
既望寔爲創舉肩迨贊奪賓僕畢來始而迎翼
如也揚解有詞凜如也讀法有條肅如也酒食

族獻樂章罔作將將如也雍雍如也既醉而出
充然若有所得環橋門以觀聽者惕然深有所
感矣翼日諸士民造詹子所請曰匪創弗開匪
承弗永茲舉也葛公開憲吾人至矣猶懼弗永
也子其記之以告承者詹子曰衛以即我知方
是急學業俎豆養老所先故衛弗學厥方斯昧
學非鄉飲厥業斯荒施之政教皆苟焉耳山海
自國初有衛歷數十年始學又歷數十年
始鄉飲國朝作人單化之制至是大備吾
人采能務忠孝之實興仁讓之風以資親上死
長之效適觀洽隆俗美之成庶幾無負長人者
之意若曰惟承是圖則法罔或限而用復弗窮
葛子亦既有言承之者將
無所諉也奚懼其不永

縣倉實有額募公以南治西北隅舊有山海庫
行也東有堤事給達者今微價徑解至遠而庫
為用因訟議會釋此云事事黃景雙記吾
職方即吏職糾關津關注外民事不當問飽而
矯不事如實知事段而事不善與理有理者
善端二年美備形案金額替微天景焚曰以
中處之人何事孰知者孰理者假持知者與理
善且與災吾命問孰問即問孰吾禁吾聚吾不
政松乃捕聚而益勸民之資以賑饑者既幸不
免既又思曰是非可繼之政善聚吾捕吾是而
代執情不指孰與民勸不可復勸吁其孰繼乃
民望則微官荒則已饑重乃微不能微者與之
置法如是乃作斯記告我同志此區區者不足
濟無窮之命月益年增隨量為億庶山海衛預
其濟哉我倡其始孰與成其終焉呼

備倉

亦析舊庫房貯糧倉即大門內衛東神鎗

庫

在山海軍器庫在衛治後軍器局在衛治東

門

運所月糧而南有路田以武職百戶領之舊

百門堡傾圮重修

遷密馬驛城門外草場東

馬驛堡重修

雜錄三之五

鐘樓

城中央成化鎮東樓在東門城上天順

瑞麟高麗石及枕城頭午夜載詩月滿樓四壁

杉柳明一麓青露珠於秋鮮園

爾談談應建庾亮遊維倚關千正懷古金波穆
穆遼東流又詩堆關高併鎮東接百尺巍然城
上頭獨喜登樓板北極何須騎鶴上揚州風光
滿眼供詩興韞酒盈觴散客愁作鎮一秋無補
報角山相對漫言羞郎中祁順詩醉上層樓不
覺勞滿懷詩興望中豪路通荒服東藩近人戀
京華北極高萬頃冰清天浩渺四開城郭王周
道關門舊主今重到莫謂兵曹轉戶常主事尚
綱詩十二闌干百尺長倚天傑構鎮邊疆海山
南北環千里城郭高低遠四旁極目雲橫村樹
洲隔簾風細野花香太平時節登臨好暴客重
門不用防員外張弼詩行上高城更上樓憑閑
一望思悠悠山開園畫儘吟興姿作杯園蕩醉
眸箕子故封今吳域帝寧舊隱是何州逢聞胡
馬時雨牧未請長纓愧白頭主事尚縉詩試倚
危樓趁午涼清風真可傲羲皇百川流水歸滄

海萬里閑雲閣太行座上笑談揮麈尾望中岐
路遠羊腸吟餘欲奏南薰調鼓角催封蕃鎗忙
給事中旂顯詩戍樓空濶八憲京千載長城憶
始皇南北海山存重鎮古今人物重班行休談
舊雨兼新雨且暢詩腸與酒腸回首貴陽應自
笑八千里路為誰忙又詩天下名樓觀欲盡都
來不似此高崇閣千十二盤旋上兵甲三千擁
戴中西北屏藩方國固東南襟帶海山雄居人
真抗無遺事創始難忘太傅功又詩城上危樓
控朔庭百蠻朝貢往來經八憲虛敞堪延月
重檻高寒可摘星風鼓怒濤驚海恠雷轟幽谷
泣山靈幾迴浩嘯掀髯坐羗蓬一聲天外聽御
史鄭已詩關橫山海東藩壯樓鎖乾坤北極高
篇雨棕雲朝暮變越吟楚奏古今豪荒遐俯控
來重譯刀斗宵懸諸六部何處籌邊誇第一清
朝鎖鑰屬兵曹教諭陳獻詩樓高據險名天下

雄鎮東藩百代謀
俯瞻滄溟昭兩曜
北連山嶽抱中州
簷牙時送三韓雨
畫角聲傳萬壑秋
入貢遠人驚望眼
天威遙在五雲頭
主事陳欽詩
乾坤東北有高樓
樓在關城最上頭
麟閣九重依日月
龍沙萬里控襟喉
秦人謾作防胡計
漆室常懷報國憂
邊圉近來無一事
凭闌西望思悠悠
御史施儒詩
昔年有夢到姜墳
此日登樓閱塞垣
天遠不逢遼海鶴
城尖正對角山門
扶桑枝近光先照
太乙星高手可捫
誰向荒陬標突兀
武寧勛業在乾坤
主事汪瑛詩
空傳漢上有三山
變幻煙雲縹緲間
那似樓頭擡素眼
即從天際見青鬟
時看紫霧開仍合
不礙高鴻去又還
絕頂定知堪勒石
降胡塞下敢稱頑
主事黃景憲詩
城角聲催獨倚闌
海門斜月轉雲端
清輝迺水應先得
永夜中天正好看
風露欲流平野闊
星河不動夕烽寒
早朝記踏長安路

清影踈槐帶馬鞍主事劉序詩絕域登樓對客
暉長秋高思振塵衣風翻海日蛟龍闢天盡山
封鴈驚飛王瓘褰襟思漢切管寧心事度遼非
薊門西望燕臺杳輕靄浮雲鎖禁闌主事馬
駁詩君不見鎮東樓左枕雄山右襟海壯麗依
然迥如故丹青炫耀常不改東控遼左西幽燕
登臨徙倚思悠然回首仰拂星與斗臨風俯弄
雲和煙樓高返照留清影天涯此日悲飄梗海
氣蕭蕭琴書潤山嵐冉冉衣裳冷樽酒憑高滿
座春四時但願樓常新雄關一面無烽火天險
千年護紫宸主事陳欽郡人蕭顯聯句凭闌東
望見三山壁立亭亭宇宙間風送嵐光來碧嶂
雲間曉色擁青鬟人從按馬營前過鷗鳥
到和龍嶺外還玉壘高深天設險醒夷空自
負冥頑又詩雨過憑君一倚闌遠從天外
見峯巒蘇公木假猶堪記陳管子風靖正足歎

險據西南波浪涵
蘇 根盤東北地
形寬樓頭日

日有圖置
蘇 俯仰乾坤不盡歡
蘇 又詩筆架天

城景最優
蘇 海山襟帶古營州
勢凌燕塞千尋

碧
陳 影入龍沙萬里秋
逐北虜應驚草木
蘇 向

南人自樂歌
誰不須更問西川使
蘇 此是籌邊

第一樓
蘇 主事陳欽少卿
曹岐國子生蕭鳴鳳

聯句
百尺樓凭眼界賒
蘇 薊門煙樹接京華
乾

坤顥氣北磅礴
陳 秦漢遺踪成土丘
蘇 萬里梯

航雲外路
蘇 滿城桃李雨中花
陳 浩歌不盡登

臨興
蘇 何處悠揚起箕茹
蘇 主事為守禮詩賦

上高樓
跨海山蒼州輿地舉眸
問晴空會挽孤

雲宿中夜獨摩北斗閒
平引醫無齊萃
佳恍疑

方丈漾瀟漢
神京天作東封仕
永永飛鳧瀟玉

迎恩樓
在西門城上天
望洋樓
在南門城上
威

順七年重脩
嘉靖八年建

遠樓

在北門城上青邊樓在城上東南角成山

海亭

在角山巔主事陳欽記亭在角山關西百

步許其下為栖霞寺歲乙卯春予以使命

來鎮山海間出按行諸陰隧戍守山行磴道而

上五里許始至其地顧視其巖石聳起林木叢

茂曰是可亭也召寺僧悟徹語之於是因木為

材壘石為臺覆以簷不數日而亭成秋七月

三日及海釣蕭公侍御鄭公始克遊榛翳既其

而勝益奇南望滄海一碧萬里渺焉不知其所

極東望長城亘帶關鎮遼左諸夷肅肅職貢轂

擊鐘懸者相望於道北枕角山太行之尾高挿

雲漢白晝風雨西瞻

帝畿嵐靄霏霏雙松鳴立萬嶺率律如拱如揖

而瞰城郭井絡紫岫歷歷如指掌問山海之奇

此盡於此矣鄉之有後相繼登覽謂茲盛舉宜

有紀述以示後來予僭名其亭曰山海而告之
曰諸君知吾所以名亭矣乎維茲山海與天地
始峙峙高深幾千萬年淪為鮮卑胡羯之區又
不知其幾何年於時未有關也我

聖祖龍飛淮甸混一區宇乃命太傅徐公經營
朔方爰創是關築城設衛而守之於時未有人
物之盛亭臺之觀也惟蕭鄭二公以進士起家
為司諫為御史先後以直言獲譴謫乃今俱歸
老於家而亭也適成而吾人者又得以優游暢
諒於有成之暇蓋斯亭則山海之亭也斯人則
山海之人也而某也則山海之客也昔曾南豐
記醒心亭曰今同遊之人尚未知公之難遇也
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跡思欲見
之有不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後
之登斯亭者亦有思欲見觀海亭城在南海口關
之不可及者哉遂書為記

琚記愚嘗讀孟子觀於海者難為水知觀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為水矣然未免涉於思想孰若親見之哉天順辛巳愚以夏官奉命來鎮山海巡關至南海口見海邊城上有臺巍然臺之上有亭翼然意其必為觀海而設迺登城上亭愚於是始得觀海而信孟子之而不我欺誠以天下之水未有過於海者百川歸之而不見其盈衆流納焉莫能測其深包乾括坤寬而有容浩浩蕩蕩渺無際涯使人於此不能不興望洋之歎且知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博物志所載為益信既而謀諸當關者因亭之舊稍葺而新之且竊倣先正歐陽公筆法書觀海二字揭之亭內庶幾特相與宦遊君子登覽而適情焉自是而後或月一至焉或累月一至而至則不能去當夫晴霽之朝居高望遠則日上扶桑煙開壘市清風徐來

波鄰下興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浴日浸霞錦綺
浮盞氣象不可名言至若潮汐往來水落石出
鳥喜飛躍魚樂游泳凡其物類無不逞奇現美
於亭臺之外及夫天將降雨而山川之氣騰入
方之風動於斯時也則其水黑而晦遠混天色
清翻雪陣洶湧澎湃聲聞十餘里如鼓雷震震
天地至晝夜不輟謂之海吼觀其水勢無有不
下往過來續無一息之停非徒可以見人性之
善亦可見道體無窮之妙有如此夫是以君子
貴乎時加省察自強而不息也昔孔子觀東流
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何也孔子曰
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
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
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
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譏似包蒙不清以入鮮
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

其萬折必東以意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噫君子之取於水如此况於濠乎然則後之君子可舍此而不觀歟既觀於此然後知是亭之設豈獨觀濠跡勸蜃樓終室之眺歟鰲山鼉浪銷潮龍沙之觀歟所以演武亭城南門外望游日騁懷又將有所得也

京亭

在角山絕頂嘉靖拾肆年建主事葛守禮記角山關亘山爲關列戍守于上臨關者

稽之嘉靖乙未春余同張汝欽侍御以閱視至特鄉大夫詹子仁甫因舊讀書正角山主人爲一飯以相候遂與登山之巔憑高而西望城邑盡下遊目於空鄉大夫喟然曰大哉觀乎五雲深處

神京者在焉亦職通哉余爲肅然而震惕然而省有益恪乃執事之心復曰華穀諸臣固以夙夜匪懈處上之人將惟是望

之繁乎夫君子足以步日月以觀心詩人之孝
子所以歌陟岵也昔齊桓公逞志於諸侯其於
王賜則以天威不遠顏咫尺下拜而不失禮而
子思之論寡過亦曰遠之則有望非是之謂與
侍御曰是磨子歛衽與言之意得子論我心更
切然思者存乎感者也遺者存乎迹者也即吾
三人者此去越數月而繼登亦信能看今日之
意而諸人之與登者非矣能知其有感而思乎
蓋無迹之遺也而可以爲遠人規揭而指之其
庶哉余曰俞遂命工取材于山而問瓦甓得山
寺之舊積因付寺僧領其事俾爲望京亭物鳩
工約不數日報成蓋翼然西向侍御于時歷諸
別徼畧而余特速鄉大夫偕往落之至則意興
寔然如昔日余作而言曰亭斯成登斯旅矣迹
斯遠感斯思矣其爲君子望之將曰是出休
命亦惟臨之敢不戒於有位小人望之將曰是

深吾恩亦孔爲吾之威不戰烏容其均以寡過
矣乎吾知是亭不徒矣是以徵侍御之見鄉大
夫曰若是則蓋有言與亭始終且永以
吉逸園余曰唯唯遂以序其說爲記
東南隅弘治間上虞徐公鯨涇柯
爲之今舍宇坊牌俱廢而地僅存
陽嘉靖十四年德平葛公建并記一維天生人
厥福其恒運化相錯則不能無奇值而罹其極
者惇獨是也然非天之意歟其如此也有能哀
而恤之俾猶夫彼人者將非天之意乎先王之
惠鮮此類蓋欽差乎天也我

皇明興亦既克紹先王設養濟院遍天下矣天
下之生死於仁政中者殆無遺憾嗚呼休哉惟
若山海亦我
明之臣天之生也而獨不舉
此與不沾此惠吁嗟乎肺石無達天何言哉仁
政於是乎有不咸者矣嘉靖癸巳冬予來抱關

時蝗旱連年有居者有告者墜能散者或荷全性命而不然者多轉溝壑捋腹見肘露宿而蒙寒胡能自存故老孤者爲尤慘其既春則餓殍加甚予既兩發義倉粟賑之乃見童頭偃倭者龍鍾羸瘠者犢而耄者殘疾而匍匐者臃腫菜色駢有扶曳而顛憊者至不可狀嘆曰若此者豈惟凶年飢押亦豐年不免也其孰與賴而存之既思之曰周禮遺人掌門閭之委積以待老孤則斯土所人將屬之關乎義倉有粟省而給之可贍惟厥攸居茲用惟艱胡待而吾守之下民克義有能相我所其人羽翮飛肉或可矣聊試諭之乃義人駢出舉若干架各許以力卜何日始皆集其功弗戒弗亞自荒自度越數月成四十楹迺籍該衛窮無告者得若干鰥寡別院原夫婦則令同室義倉粟月一周給三斗爲準布絮不爲例嗚呼無告者官爲之養矣有告者

將導之也而可使一方無失養者將非天之意乎我

皇上之仁政咸矣不識其始漏澤園城西北嘉

其孰與繼而永之于是乎記

都黃公立

古蹟三之六

舊長城

在城東北延袤西北去相傳爲秦將蒙恬所築

舊渝關

括地志云幽州

東北七

百里有渝關在平州石城縣關下有渝

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直道狹處纔數尺旁

皆亂石高峻不可越今莫詳其所在漢書云渝

水首受自狼東入塞外又云侯水北入渝隋開

皇間漢王諒將兵伐高麗出臨渝關即

海濱廢

此今廢置驛於故址東二十里作渝

海濱廢

在城西南八里其城連環五座故名莫詳